

潮头拾贝 |

回乡(组诗)
——(辽宁)林梹子

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

它带来一场漫天大雪。空中
无数枝箭射下来。这头
沸腾的狮子，嘶哑

低吼。绝望从远处传来
它用体温抵御伤痕。仇恨
瞬间融化。在林西的小站

人们像天气一样冷漠
直到这黑影压过来
他们才初醒般簇拥
并开始侵占它的腹部

这无疑更加重了它的喘息
再离开时，它已白发苍苍

回乡

在东河村停留。把老院子里
每个房间都去一次。外婆坐在床上

衰老，让她不得不放弃勤劳
父母依然各自忙碌，不轻易交谈
分别侍弄蔬菜和果树

柿子照比往年，更丰收一些
它们红着脸，点亮乡村的灯笼
那是在离家之前，和父亲一起
亲手栽种的。现在它和我的孩子一样
已经成年。开枝散叶
越来越关心收成

在经过我的窗口之前，今晚的月亮
它为我跋山涉水，并记录下了这些
我在它的光亮中
轻轻推开老家的大门

候鸟

谁都可以厌倦重复，唯独它不能
时间向上，它有时
想要带走一小块儿白云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城
想去而不能去

像一只候鸟爱上迷路
努力让自己
偶尔成为队伍中缺失的一角

我们一样。往返于两地
又哪一个地方都不属于

雪天，想念母亲

我留在城里教书，母亲在乡下
我们对各自的归宿彼此满足

在冬天来临之际
准备鸭绒和食物

我是离家太远的人
要学会照顾自己

可每次下雪，我总是惦记母亲
她体寒。老家又那么冷
她每天侍弄鸭子
却从来不肯，用它们的羽毛做件衣服

回家(外二首)
——(四川)罗莉琼

真的。只有这两个字
使天地辽阔，羽翼丰满
一说到南河，迴澜塔
我的世界就澄明，我的骨骼就柔软
而我眸子里升腾的火焰，是从邛江中打捞出来
的精致小盏
只需用须眉轻轻一拨，燃烧的青春
就飞奔在山野田间
遥望的炊烟，就会变成一条线
一头拴着白雪，一头系着牵念
中间印着腊月红红的脸蛋

只有说到回家，再远的距离
都会长出飞翔的姿势
只要左手攥住母亲，右手抱着父亲
我就拥有了人生的，大好河山

过年

母亲还在乡下。儿子还在学校。越接近过年的日子
思念越像会飞的蛾
贯穿在铁路和乡村小道上
扑簌簌地乱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又往东

腊肉，香肠，年糕和开心果堆成的小山
在厨房里发出信号
只等一拉引线，他们就齐刷刷地
从山崖上蹦出来

而我挂在半空的双眼，盛满澎湃的潮水
却不看景，不观画
两个神秘的黑影
是团圆的圆的中心点

团年夜饭

最喜欢的还是一桌子的欢声笑语
从杯盏中氤氲开来
火红的灯笼挂着从旧历里提炼出的喜庆
在崭新的新里
阐述着从人间寻来的乐趣
客厅显眼处的那株绿意葱茏的幸福树
含着巨大的旁白
枝叶间用繁茂把动词流转

我走在童年的泥泞田埂上
提着那双掉了蝴蝶结的红色塑料凉鞋
渴望妈妈从一大堆比人高的草垛里探出头来
对着我什么也不说
就掏出皱巴巴的围裙，抹干我脚上的污泥
而她额上的汗水
顺着颈脖，在我低头的瞬间

绕进了我的颈脖里

每次团聚，那场刻骨铭的画面就会浮现在餐桌上
妈妈的白发
就会被时间染黑。一年一年
从未改变
我就会被时光冲回从前的河流
再也长不大
那颈脖间冰凉又湿润的触感
就会温暖每一年的团年夜饭

与春天诉说(外二首)
——(安徽)江玉中

年，注定是喧嚣的
尤其是时下的乡村
并不是因为乡村有什么特别
而是寂寞太久
太久的寂寞
一定会有很多话
与春天诉说……

拜年

走马灯一样
讲的都是个形式
至于
还有多少真诚
谁都不知？

罪人

说实话，每逢过年
我都感觉，自己
是个罪人
戴着镣铐和枷锁
在亲人面前舞蹈

速记：回家
——(四川)鲜圣

1
如果春天是一辆马车
租一辆，回家就方便了

车里还有空坐的位置
我不知道去喊谁

2
回家的路，像一条长蛇
爬在心上
一场大雪 它冻僵了
躺进我的被窝
把我的梦 狠狠咬一口

3
踏着雪 回到雪的村庄
雪孩子的眼泪
一滴一滴
滴在老屋的根上

4
相逢的鸟儿
一回儿出门
一回儿又回家
我嫉妒那双翅膀

5
母亲的幸福是一盘瓜子
越嗑越香
茶余饭后，我们剥开的欢乐
剩下一地果壳
母亲轻轻扫走

临别时，我取走镜框里的童年
直到第二年，才寄回一张城市的孤独

回家的味道(外一首)
——(山东)林夕

背起妻子密缝的温暖行囊
掸掉衣土的脸庞
远离钢筋混泥土的冰凉
满满的口袋却抵不过回家的渴望
飞速的列车 久违的笑声在窗外回荡
那是从故乡的烟囱飘来的一缕香
你可知道
离家多远 梦就多长

驻足村头凝望
一望无垠的麦苗散发淡淡的泥土香
蜿蜒的羊肠小道铺成柏油马路的坦荡
时尚的路灯点亮幸福的诗行
红彤彤的中国结让村子披了年味的盛装
此时
找不到家的方向 又何妨

思乡

风吹着雪花
土坯墙老屋前的那个榕树呜呜呀呀
蓬头垢面的发小送我一杯沙
顶着羊肚毛巾的奶奶泪眼朦胧 嘴里还婆婆妈妈
车飞起的扬尘挡住了堆砌的那座宝塔
攥着父母的手 远渡重洋
枕边何时再能响起爷爷编的笑话
热烘烘的土炕上闹钟的滴滴答答

岁月流水洗尽铅华
毛头少年已长长的胡茬
商场英姿勃发 风云叱咤
梦里梦外
乡愁是剪不断的牵挂

城里的月光恋着海的浪花
而我怀念的依旧 是榕树枝头的那一弯月牙
妻拍着儿子唧呀着葫芦娃的童话
故乡那头 住进暖气房的爷爷奶奶看着电视
乐开了花
此时
千山万水也只是一弯窄窄的海峡

go home

回家

《回家》主题优秀作品选

潮头品茗 |

我最喜欢家庭聚会。亲人相聚，尤其看到一大群优秀的晚辈，热热闹闹，我很高兴。我更是有无法言表的欣喜。

每次聚会，一家大小总少不了回忆往事，而且还是声情并茂的如数家珍的回忆。以前我还没注意到这些往事里有家庭中闪光的东西。只是当时激动一阵子，幸福一阵子，之后也不在乎了，以为这是平常的客气话。可是这些我以为的客气话，不是说一次或两次而是说了几十年了。尤其在我众多优秀的侄儿侄女侄孙中，在老家读书工作的时间长些与我们相处得更多的，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的事情也更多些。他们回忆起当年在老家云阳县城工作时长辈们对他们的关爱，说得津津有味，

老家，是父母长期居住的地方，我从小在此成长。它承载的内涵很丰富，那里有文化渊源、家族历史、割不断理还乱的浓情、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等。

我们身上流淌着老家的血，是老家一直维系着亲情，虽然人早已进城，但亲情永远都搬不走。城里的房子就是个住所，想搬就搬，唯一搬不动的是老家那是真正的家。

年前，得空带上一位好友回了一趟老家，在屋前屋后留恋、徘徊，内心慢慢酸楚起来，因为我的家真的已经太破旧了。

心里实在怅然。二十几年了，因为父母相继去世，我就很少回家，要不是三叔居住在室内，每天打打，想必这宅基早就坍塌了。

房子是 1985 年建造的，那时是村里第一栋楼房，说是楼房，其实只是在东边用钢筋水泥做成一个整个屋子的平台。夏天，我们全家就在上面纳凉。也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经常过来喝茶聊天。

我在这间屋子里娶妻生子，过着及其简单幸福的生活。房子，在村子最东头，屋基有一人多高，全部是山区购来的石块垒成，以抵御经常性的长江洪水。东边屋基更是用去 70 吨石块，可以说已经非常牢固。

我从出生就一直在这里生活，门口是我最喜爱的那湾池塘，可惜现在基本已经干涸。不远处，正在修筑水泥公路，这样以后我回来

故乡的山，淡淡相宜，细腻委婉。几十里山峦宛如一幅优美的油画，诉不尽女儿情愁，道不尽桑田沧海，只叹叹人生如梦，岁月如歌。

不管走到那里，故乡都装在我心中。
大年前夕，拖家带口回家过年。离家愈近，年的味道愈浓。望不到尽头的车龙满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们。窗外，飘飘撒撒散落的雨水像水晶般地跌落在车窗上，被车刮器一挂，瞬间变得模糊起来，亮晶晶的水滴顷刻间无影无踪。旁边，不时有车喇喇地从旁边一闪而过，各种型号的车像一尾尾灵活的鱼儿，穿梭在车水长龙的高速上……

回家的高速通了。
舅母早就为我们回家做好了准备。电热毯、机麻、干净而温暖的被褥，熏得香味宜人的老腊肉、米豆腐、香肠，游在大圆盘上的汤圆面、酿好的乳白色稠稠的米酒……

腊月三十了，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年的味道。

还没到团年的时辰，耳边就响起了零零星星的炮竹声，那些好动而不甘寂寞的孩子们早就急不可待地拿出鞭炮、礼花，点响，然后扭头躲开那震耳欲聋不歇气地炸响，空气里便有了浓郁的火硝味。还是乡镇好，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欢天喜地。在城市，这样放鞭炮，那是万万不可的，记忆中小时候大年三十晚那此起彼伏的炮竹声就像现在如此这般。

不约而同，几姑娘都穿了大红的羽绒服。红红的日子，红红的姐妹，满街门前都堆放着红色的鞭炮，对联，灯笼，走在窄窄的大街上，很快融入这红色的世界里。想着小时候，每年新年第一天，穿上新衣新鞋，躲躲闪闪，战战兢兢走在不断响着鞭炮的大街上，冷不叮一颗响炮落在身边炸响，被吓得半天不敢移步。然后再可怜巴巴地哀求让放炮者行行好，等自己走了再放。放炮者满

向着家的方向奔跑

我轻抚方向盘，由浅入深地参悟着列子御风而行的那种境界，却又向家的方向，奔跑着！

向家的方向奔跑，这是回家过年时，许多人最优雅最时尚，最暖心最动人的一种姿势，这是生命在拔节，这是青春在燃烧，这是传统文化在接力，这是新的征程再出发。

曾经，好不容易挤上回家的中巴，却常常坐不到位子，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真正的头昏眼花冒金星、腰酸背痛腿抽筋；曾经，胆战心惊地看，车上人满为患时，有的人站在车门外，有的人爬到车顶上，一路颠簸，一路谈笑风生；曾经，在茫茫大雪里坐不到车，只能辗转宁乡，花近两百元租车回去，冻得腿脚发痒发痛；曾经，骑着摩托车，载着一家人，载着一车的行李，一路迤迤而行，近乡情更怯，但是，一想到离家会越来越近，就像一匹久困沙漠的骏马突然闻到了草原的清香一样，载欣载奔！仰天长啸……每年都是这样，我都以自己的姿势，向家的方向奔跑，也许，有些人看来，这些姿势俗不可耐、滑稽可笑，但低到尘埃里的花，只要向着家的方向，就如同向着太

润物细无声的家风

——(四川)李长碧

总是觉得感恩不尽。可我们只是力所能及的做了侄子孙子们所需要的事，这都是人之常情，没什么特别的。而且我还觉得，我们的晚辈们现在做得比我们当年更好。他们不仅敬老孝老，在弟兄姊妹中的生活上也相互帮助，工作上相互鼓励和支持。他们却说是长辈给他们做的榜样。哦，我们长辈给了他们的爱，而我们对他们的爱又是我们传承了父母兄长对我们的爱，同时也是我们回报父母和兄长

拎着灵魂回家

——(安徽)司舜

就更加方便了。村里而今家家户户全部都是楼房，就剩下我一家依然保留着青砖黑瓦的原貌，有些沧桑，因此也有些感慨。

我站在老家门口打量着这里的一切，好像很无辜的一切。屋外是两棵柏树，枝繁叶茂，但有些凌乱，没有人关注它们，但是它们也没有一丝悲伤，淡然地接受着日晒雨淋，春夏秋冬于无声处中等待生命的一次次轮回。屋前屋后，种着的全部是棉花，这是乡邻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我从小就对棉花异常喜爱，每一朵棉花，都会捡拾回来，再拥挤的家也要腾出最干燥的屋子用来存存储棉花。对棉花的感情，已经深入骨髓。

门前的小路还是那条弯曲，像羊肠。我经常捧着书本走在这条路上，我的许多文字就是在这里写出，后来慢慢成为作家，我很感谢这片土壤，给我以很多灵感。

我的一本书，叫《乡村物语》，里面大部分作品写的就是这里，或者从这里获得源泉。

想起小时候总是盼着自己快快长大，因为老家已装不下我太多的幻想，离开农村，走出田野，我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后来真的定

正月记事

——(四川)胡丽君

脸堆笑着答应，可还没等跑远，又一颗大炮在身后炸响，那情景叫人骂也不是，恨也不是，只得恨恨瞪上几眼，丢下哈哈大笑的放炮人撒腿便跑。过年过节，大家都变得宽容了许多，那怕被鞭炮吓哭得心惊肉跳，也不会过分责怪对方。

舅母和能干的表媳妇手脚不停地准备着晚上的年夜饭。老家的灶堂是老式的土砌大灶，几个灶空连在一起，有几个灶空，烧煤炭，最巧妙的是这石砌灶台下面藏有热水锅炉，可以不停流地为大家供应热水。这在地冻天寒之际起了多大作用啊。一大早，舅母和表媳妇便开始在灶前灶后忙碌，杀鸡宰鸭，煮虾煮蟹，满屋子飘香，看着油亮鲜红的香肠，嘴馋者忍不住用手抓一块放入嘴里，麻辣合适，满口生香。舅母孙女拈了一坨刚炸出锅的酥肉放入嘴中，被烫得哇哇大叫，赶紧吐了出来。腊猪蹄炖海带沁着着浓浓的浓香，那香啊，弥漫了整个院子。

老表取出笔墨将裁好的对联铺开，写什么呢？“八方财源滚滚来，气旺人旺家族旺。”才子二叔摇头晃脑吟出上下联。“好！”大家齐声叫好。“横批呢？”老表问。“喜笑颜开”我嬉笑凑上一句。“好，就是喜笑颜开。”老表一锤定音，取了毛笔蘸饱墨，龙飞蛇舞间刷刷几下就将春联写好。

写毕，铺在大圆桌上晾干。大家就在一旁啧啧称赞：耶，没看出老表的毛笔字还像模像样的了，土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哈，我也忍不住吃笑了起来。

“哈哈哈，凑合凑合哈。”老表羞涩地笑着说。

夕阳西下，一阵震耳欲聋的炮竹声后，年

的爱。这些往事的回忆里不就表明了爱的传承吗？不就表明了我們家里尊老爱幼的良好家风的传承吗？

回忆往事，等于不忘过去，等于传承。这就是在往事回忆中彰显出的闪光点。

虽然我们没有祖训和家规挂在墙上，但我们老祖宗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的道德情操，已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中，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了。

居城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感觉到城市的拥堵和冷漠，不像农村，虽然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不尽人意的地方。我每次回老家一趟，好像穿越一个时代，低矮破旧的老屋，狭小的院落，与城里的商品房和宽阔的马路不可同比。但是老家的空气中到处飘着泥土味和青草味又夹杂着一些家禽粪便的气味，这是城里所没有的。

感谢老屋，我还要经常回去，哪怕只是短暂的停顿，我的心也会是砰砰跳动，跳给我养我的村庄。

这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那么熟悉，如今又那么陌生。这里又好像是心里的一根刺，想着疼着，越想越疼。

最近几年，也许是怀旧，不知何故不再喜欢喧嚣的城里，总想回到那个最熟悉、最惬意的老家。我想等我老了，头发白了，我就回到老家，回到那片最朴实的土地，建一座房子，纳一院春光，赏一片星空，看一路风景。

在城里最容易遭遇心灵的空，那么我就会喜欢回家，每次回家一律都会遭遇到我喜欢的诸多细软与细节，都会让我受用好久一阵子，甚至很长一个时期。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想起杜甫这几句诗，我就想：不久的将来，我将拎着灵魂，回家。

夜饭开始了。
几大桌丰盛的菜食，满桌钵盘，皆是美味。老表用一古色古香的土碗端一碗白酒和满脸的幸福发表讲话。讲春节，讲祝福，讲逝去的几个亲人，情到深处，嗓子似乎有点哽咽起来。

还说什么呢？“人生得意须尽欢，莫让金樽空对月。”干杯！是啊，岁月就是最好的雕刻师，几十年光阴，现在想来竟是眨眼工夫。

三十的晚上。舅母准备了几大盆木炭火，大家嘴里磕着瓜子围在几个红红的火盆前你一句我一言地闲聊着一串又一串家常。没什么主题，想起什么说什么，这没说完又被那个人将话接过去。火盆旁，一张张脸被火烤得红彤彤的，就像一张张喝醉人的脸。回风炉周围放着瓜子、核桃和糖果。还有一大盆刚刚煮好的大闸蟹，那是老三从北方带回来的。大家围炉而坐，边嗑瓜子边说笑，没人提出要看春晚节目，仿佛春晚与大家无关了似的。想起 20 多年看春晚，对着一台黑白电视，看着只有一横横的雪花在上下翻滚没图像的电视屏幕，便是坚持着听完了春晚，想现在，再也没人关注春晚，这中间有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叹这日新月异的日子。

大年三十手机一直不停地响着，几乎引起公愤了。赶紧弄成静音，刹那间，清静了。每次，我那忠厚勤快的大姐总是不声不响地主动下厨帮着舅母洗刷残碗，我这老姐就像老妈一样，让人倍感温暖。老妈在老家，仿佛变了一个人，脚又可以走动了。她就像个孩子，这看看，那瞧瞧，满脸装满了喜悦和快乐。家乡的味道像埋藏在记忆深处的陈年老酒，时间越长越浓郁，不管岁月怎样流逝，不管离开了多少年，更不管现在它变成了什么模样，只要一触及故乡的山山水水，那情愫就会在心底弥漫，让人们惆怅百结，思绪万千。无论身在何处，都会被牵往一个方向，那里就是故乡的味道。

